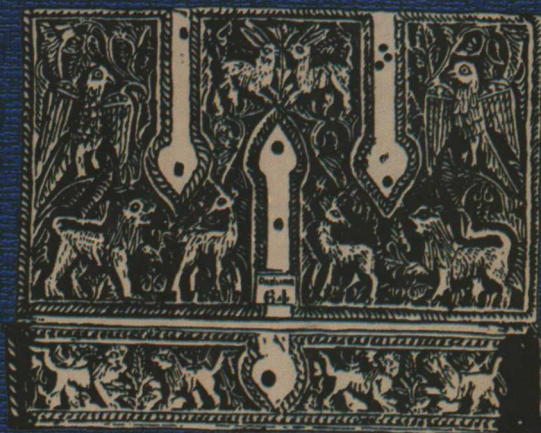


大师重读系列
REVIEWING THINKERS SERIES

重读柏格森

李文阁 王金宝 著

生命冲动



四川人民出版社

生命冲动 ——重读柏格森

李文阁 王金宝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远杰

封面设计：文小牛

内文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 ·

生命冲动——重读柏格森

李文阁 王金宝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8 75 插页 字数 250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092-x/B·173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00 元

丛书出版前言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为广大读者介绍的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学大师的思想。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和结论，也并非十全十美的，在精华中渗有糟粕，如同在蜂蜜中糅合有杂质。我们在研究思想史时，本着一条历史主义原则对每一种思想，不是根据它比时代少了些什么，而是根据它比前代或同代多了些什么来评价。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重视这些卓越思想家独树一帜的思考方法和反思问题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便是在对不同文化成果辩证的吸

收与扬弃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均是一座容量巨大的宝库，而宝库的开发，需要许许多多思想和智慧的撞击。我们相信每个思想大师的思想都会给我们启迪，有益于健全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思想从片面走向全面，从肤浅走向深刻。“思想大师重读系列”的目的绝不是提供某种可以照搬的人生指南，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我们选择的思想家中，有的思想便是彼此对立的，甚至直接是相互批评的。我们希望的正是要让读者在相互激荡的思想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家园”。

编 者

1998年6月16日

导言 柏格森的生平及影响

“我认为，在哲学上，用于批驳的时间往往是被浪费的时间。那么多思想家的相互攻讦，如今还剩下些什么？什么也没有，或者可以肯定地说，所剩无几。真正有价值而经久不衰的，是他们每个人所贡献的那一丁点儿实实在在的真理。正确的观点自己就能取代错误的思想，而且用不着我们费劲去批驳任何人，它就会成为最有力的批驳。”^① 柏格森的这段话一方面是

^① 转引自威尔·杜兰特的《探索的思想》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为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则是提示对他的哲学所应采取的态度。柏格森绝非无的放矢：不仅在他的生前，在其声望的鼎盛时期，有犹连·本达那样的批判者；^①而且在其身后，对他的哲学的评价依然是批判多于理解。

对于国内的许多读者而言，柏格森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然而，与这个名字相联的却是诸如唯心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等否定性判语。而柏格森所贡献的那一丁点儿实实在在的真理却被这些判语淹没了，一直隐而未显。本书并不想接续旧有的对柏格森的批判，也不是要对其哲学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而只是试图发掘他所贡献的“那一丁点儿实实在在的真理”，开显其哲学中被遮蔽的方面。

一、幸运的探索者

大凡思想领域里的开拓者由于其思想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不合，因而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自身常常为主流社会所不容。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有些人甚至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这样的开拓者的名单：苏格拉底为了自己的学说而殉身，基督由于宣扬自己的信仰而被其乡邻所驱逐，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而被以“不流血的手段”处死，尼采为了自己的思想而发疯，叔本华只是到其耳顺之年才有

^① 参见拉·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7页。

了自己的信徒，马克思一生历经磨难、穷困潦倒，……就人生经历而言，这些先驱者是不幸的。但同为先驱的柏格森却没有成为这样的不幸者中的一员。对柏格森来说，人生是由成功和荣耀堆砌而成。不仅生活的困苦、艰辛似乎与他无缘，而且在其有生之年，他的思想便已流遍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全部著作已用法文、英文、德文、波兰文和俄文出版；他的一部著作在1900—1921年间被重印20余次；他每周五在法兰西学院^①的讲课都是法国上流社会的大事，法兰西学院的那个最大的能容纳2000人的第8教室每周五下午三点便已水泄不通，而柏格森要到5点才开始讲课；他甚至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诺贝尔奖。柏格森是幸运的。

1859年是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年。这年的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从此，人类思想进入一个新纪元。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三位伟大的哲学家在这一年先后问世，先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10月20日是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而在杜威出生前的两天即10月18日，昂利·路易·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在巴黎问世。柏格森在法国的诞生与《物种起源》在英国的问世并非两个互不相干的事件。英国是一个崇尚严谨、实证和经验的国度；而法国则是一个富有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家，在理性主义昂首挺进的17、18世纪，它便产生了蒙台涅的怀疑主义、帕斯卡对理性

^① 法兰西学院是法兰西斯一世所创立的法国的最高学府。它不是大学的一部分，但有专科教授讲座。它没有专属的学生，也不进行考试，它的讲座都是公开的。

的限制和卢梭的反文明主义，现代法国的人文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萨特、福柯、德里达等均是人文主义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禀受了人文主义情怀的柏格森“注定”要对他那个时代的显学——进化论——给出法国式的人文阐释。

柏格森的父亲是波兰犹太人，是颇有才能的音乐家，能弹一手好钢琴。其母出身于英格兰北部的犹太人家庭。柏格森从小就在音乐和宗教的双重熏陶下长大，这对其哲学理论的形成不无影响。

柏氏的童年是在漂泊之中度过的。为了谋生，他的父母带着7个孩子（柏格森是次子）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欧洲。1866年，柏氏全家迁回巴黎，柏格森开始上学读书。也许是父母教育有方，柏格森从小就是一个学而不厌的学生，并且似乎夺得了每一个出现过的奖励。9岁那年他拿到波拿巴皇家中学的奖学金，1875年在全国中学五分科竞赛中获法语作文和数学第一名；18岁那年，他应征解答数学难题，并写出一篇数学论文，他不仅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而且《数学年报》全文发表了他的论文。一个有学术权威的期刊竟然发表中学生的论文，这是绝无仅有之事，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人们似乎看到一个数学天才正冉冉升起。然而，出乎人们预料的是，1878年中学毕业后，已在数学领域显露出过人天赋的柏格森却进入了享有盛名的文科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自发地选择了哲学为其终生的追求。这并非偶然，异乎寻常的分析能力使他透过科学的表层，不得不面对科学背后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于是，柏格森在中学便已对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知道了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等人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并非文字游戏，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东西。”^①他愿意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综合工科学院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根据国民公会 1794 年的命令建立的，旨在培养共和国需要的人才。高师的宗旨是培养中学教师，但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执政的共和派为培植自己的势力，从高师的毕业生中选拔一部分进入政府，从此，高师成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摇篮。柏氏之前，有杜克海姆，其身后有萨特、梅罗·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等。高师每年只招收 30 名学生，考试制度十分严格，竞争非常激烈。高师的盛名使许多有才华的学生把进入高师作为奋斗目标。柏格森也不例外，他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被高师录取。三年的大学生活使他得到全面的教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在学校时，他就以“希腊学者”而闻名。这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881 年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哲学合格教师”的中学教师上岗证。先被派到昂热中学教书，后又调至克莱蒙菲朗中学执教。柏格森在这两所中学的讲学取得极大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把枯燥乏味的哲学课讲得有声有色，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课外哲学演讲为他赢得了一定社会声誉。昂热中学有举办演讲会的惯例。1882 年 8 月 3 日，柏格森以《专门论》为题的演讲博得了好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① 转引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传》，第 2 卷，湖南科技出版社，1983 年，第 400 页。

不仅在昂热，而且到克莱蒙菲朗市后仍继续他的演讲。如果考虑到他做的是哲学演讲，考虑到他演讲所论问题的广泛，如1886年的演讲就涉及康德、亚里士多德、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以及对机械唯物论的批判等，我们便不由不对他表示敬佩。演讲不仅把他一步步引向哲学，而且结出现实之果——去巴黎任教的通知书。1888年，柏氏回到巴黎，初在罗林中学任教，不久转到亨利第四公立中学。他在这所中学呆的时间最长：从1890——1898年。

在巴黎中学任职的10年是柏氏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此间，他的主要思想业已成形。这表现在他的四部著作中的两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888年）和《物质与记忆》（1896年）——均已发表。前一部著作使他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者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并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柏格森主义”之称开始出现。詹姆士对后一本书曾有评价：“像贝克莱的《原理》或者康德的《批判》一样，它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它将为哲学的发现开辟新的场所。”^①在著书立说的同时，柏氏并没有放弃使自己成名的“行当”——演讲。借助演讲，他激发自己的活力，增强自己的信心，阐发自己的见解，扩大自己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895年在巴黎各中学演讲比赛会上所做的《理智与教育》之演讲。这篇演讲稿刊登于《意见报》上，它的核心思想是反对唯理智主义的教育观念，强调教育必须使理智

^① 转引自约瑟夫·祁雅理的《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页。

脱于现成概念的樊笼之外。这次演讲的成功说明公众对“柏格森主义”的接受程度。

事业上的成功常常能带来美满的婚姻。刚过而立之年的柏格森开始谱写他的爱情、家庭乐章了。1891年，柏氏娶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表妹路易斯·纽伯格为妻，并于次年生下一个女儿，起名叫珍娜·柏格森。作为丈夫、父亲，柏格森是称职的。几十年后，成为画家的珍娜回忆起父亲在孩提时代对她的宠爱，不无自豪地说，她不用敲门就可以进入父亲的书房，父亲并不因此责怪她。婚姻不仅使柏格森倍尝爱情的甜蜜和做父亲的得意，而且推动了意识流文学的发展：他妻子的表哥普鲁斯特是意识流文学的奠基者。普鲁斯特的七卷本巨著《追忆消逝的时光》正是采用为柏格森极为推崇的回忆手法写成的。

当然，初回巴黎的10年也并非事事顺心。1894年，柏格森向3年前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巴黎大学提出申请，希望能够成为其教师中的一员，但古老巴黎大学的大门没有向他敞开。此次挫折并未使他消沉，因为他很快得到了补偿：两年后（1896年），已有366年悠久历史的法兰西学院向他招手了，邀请他主讲希腊哲学。柏格森成功把握了这次机会，使它成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和展示自己才华的讲坛。在法兰西学院讲学两年后，他自忖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足以执掌巴黎大学的教鞭，然而，他又一次被拒之门外。巴黎大学拒绝柏格森并不是因为不信任他的学术水平，而是不赞同他的学术观点。就在1898年，巴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1902年它又立起一尊孔德的

半身塑像。这说明古老的巴黎大学崇尚的依旧是陈旧的理性主义传统，它当然也就不可能接纳反唯理智传统的柏格森了。虽然明白个中理由，柏格森仍不免有些失落。但这次是他的母校重新给了他自信：巴黎高师在他第二次被巴黎大学回绝后马上给他下了聘书，法兰西学院也没有因此停止他的讲座，1900年甚至将其晋升为教授，次年进而选他为伦理和政治科学院的成员。柏格森搬进了优雅的住宅区，进入了名流的行列。

20 世纪的第一个 20 年是柏格森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声望和影响恰好能同萨特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所享有的时髦地位相媲美。”^①在此期间，他分别于 1900、1904 和 1911 年参加了第一、二、四次国际哲学大会，依次宣读了《关于我们的因果关系法则的信念的心理学来源》、《脑髓与思想：一个哲学的错觉》、《哲学的直觉》三篇论文。借助于国际哲学大会，柏格森的影响开始越出法国，走向世界。当然，真正使他功成名就的还是他的著作。1900 年，《笑——论滑稽的意义》发表，到 1924 年，这本书已重印了 20 次。1903 年《形而上学导言》问世，这本小书“包含了在前两部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和《物质与记忆》——作者加）中提出的思想，同时又预示了后来在后一部著作（《创造进化论》——作者加）中所发挥的思想。”^②它的重要性如其英译者所言：“凡想全面阐述柏格森先生的哲学的人，

① 拉·科拉柯夫斯基：《柏格森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5 页。

② 见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导言》英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

都要详尽地引证这篇论文；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谈得上对这篇论文的作者的论点有充分的理解，这篇论文是不可不读的。”^① 如此地位使它在问世后不久便被译成德、意、匈牙利、波兰、俄、英等文字。1907年他的最重要著作——《创造进化论》——出版，“这本书很快就广为流传，并使他声名远扬。”^② 它是柏氏思想的集中阐述，也是他前期思想的拓展，从此，“柏格森主义”有了更为恰如其分的称号——“生命哲学”。詹姆士如此评价这本书：“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就其内容而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就其形式而言，它也具有铿锵悦耳的音调……”^③ 柏格森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哲学界最为知名的人物，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哲学家，他的学说传遍了欧美，也传到了东方。鉴于柏格森的突出成就和极高的国际声望，法兰西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科学院——于1914年吸收他为院士，第二年起转为终身院士。教会对于柏格森也不能无动于衷了，1914年，宗教法庭把柏格森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这一方面证明柏格森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在那个极为推崇“上帝已死”口号的时代，天主教会的一举措无疑为柏格森增添了无上光彩。

也许是由于专注于构建自己的体系的缘故，1910年前柏格森很少到国外旅行。但在《创造进化论》发表之后，随着国际声望的日益提高，柏格森开始周游列国了。1913年5月

① 见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导言》英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②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第25页。

③ 同上，第2页。

至1914年冬，斯宾塞的同胞们先后四次邀请他到英伦三岛讲学，著名的牛津大学还授予他博士学位。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詹姆士的同事们也不甘寂寞，想亲眼目睹为他们的大师所推崇的柏格森的尊容。1913年2月，柏氏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以巴黎大学代表的身份到美国讲学。1921年5月，中国的“玄学鬼”张君励也曾询问柏格森何时到北京一游。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未能“阻挡”柏格森的外出，不过战时他不再是哲学家，而变为外交家。1916年他以法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西班牙，1917和1918年他又以外交使节的身份两次踏上美利坚的国土。三次出访，每次他都不辱使命。战后他因此被选为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主席，1925年退休。

柏格森此后的生涯可谓喜忧参半。在20至30年代，他的影响仍遍及世界，这可以从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得到证明。1927年，柏格森击败挪威女作家温塞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苏联的高尔基，继德国的倭铿之后，成为第二个闯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他得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由于他那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表达的卓越技巧。”^①从1912年首次提名到1927年得奖，前后四次被提名，历时14年，最终他如愿以偿。柏格森的获奖并不是对他战后工作的肯定，而是战前影响的回音。“一战”结束后，他曾发表了《绵延与同时性》的著作。这本书旨在阐明他先于爱因斯坦提出的时间概念与相对论一致。但当出版社要求重印时，柏氏却以自己

^① 转引自陈卫平、施志伟的《生命的冲动》，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39页。

不能胜任自然科学问题为由予以拒绝。这不仅仅反映柏氏本人的不自信，而且说明他的创造力已然衰退，预示着“柏格森热”的降温。

由于年事已高和伤病的困扰（1925年他突然瘫痪），1922年后的10年他未能发表任何著作，但他并没有停止耕耘，一方面他要回应对他的批评：在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时，有人指责他对道德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他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哲学做一总结，或者找一归宿，他不能让病魔夺走他手中的笔。他让家人将其系在椅子上进行写作，10年的运思，10载的心血，终于在1932年凝结成了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1934年他又发表了《思想与运动》一书，这是一本文集。虽然这两部著作很快也被译成多种文字，但它们却并未引起《创造进化论》问世时的轰动。柏格森时代即将过去。威尔·杜兰特曾预言：“柏格森很可能会分享斯宾塞的命运，那就是：活着参加自己声誉的葬礼。”^① 杜兰特是过于悲观了，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柏格森才真正被存在主义的洪流所淹没。

1937年，孤寂的柏格森立下遗嘱，禁止出版他生前未曾同意出版的任何作品，宣称自己在道德上信奉天主教，并解释在多年前就预见到一个可怕的反犹太主义的浪潮将会在这个世界上突然发生。“我那时就希望继续留在明天将被迫害的那些人中间”。^② 柏格森的铮骨在巴黎沦陷时依然未改：他拒绝了

① 威尔·杜兰特：《探索的思想》，下册，第471页。

② 转引自《生命的冲动》，第200页。

傀儡政府提供给他的免于登记的权利，毅然在1940年寒冷的12月在家人的扶持下站进了犹太人登记的行列，这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1941年1月4日，柏格森溘然长逝，没有10万人的送葬队伍（萨特1980年去世时有10万人参加葬礼），也没有由名流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只有思想界的一些人士前来送行。

柏格森一生出版9部著作，其中4部最为重要：《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即《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第一部如其英文译名一样，讨论的是时间和自由意志问题，其中柏氏区分了两种时间：空间化的时间和真正的时间。前者为表层自我所把握，后者则属于深层自我。《物质与记忆》是柏氏所有著作中最艰深和最难懂的一本，这倒不是因为他利用了大量科学材料，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科学成果作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它的序论的开首便点明了其主题：“本书断言精神之实在与物质之实在，并试图用一个相当明确的例子，即记忆的例子来确定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①书中区分了两种记忆：习惯记忆和纯粹记忆。前者是身体的习惯性反应，后者则与大脑、肉体没有依附性的关系。他认为，正是纯粹记忆使绵延成为可能，正是纯粹记忆为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并使纯粹知觉带有了精神的特性。1907年问世的《创造进化论》“也许在柏格森的著作中是最广泛为人卒读的一部著作。”^②

① 转引自约瑟夫·祁雅理的《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第25页。

② 拉·科拉柯夫斯基：《柏格森》，第74页。